

請
批
評
交
換

本刊已呈請登記

主編人
姚文甫
姚雪垠
王西

發行所
風雨週刊社

社址
開封同樂街四一號
零售每冊五分
月刊二元五角
半年十元
全年二十元
外埠加郵費
每份五分

集魯迅先生遺墨

風雨

每星期出版
第六期

本期要目

憶魯迅先生起
從魯迅說起
秋天魯迅
八面風雨
克復內戰
紀念魯迅
幾種病態
濟南動態
宋慶齡告
魯迅先生
徐述甫
鄭若谷
張若且
吳組湘
王紹良
劉白羽

廿六年十月十七日出版



劉 峴 木 刻

魯迅先生週年紀念特輯

未名木刻選序 (未發表的遺作)

用幾柄雕刀，一塊木版，製成許多藝術品，傳佈于大眾中者，是現代的木刻。但是充滿着新的生命。新的木刻是剛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藝術，是好的大眾的藝術。這些作品，當然只不過一點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卻非有這萌芽不可。這景極值得紀念的。

魯迅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

憶魯迅先生

范文瀾

我今年回到家鄉去，有一天偶然問我的姪子：「你讀過魯迅先生的文章麼？」他的答覆，太使我出於意料之外。他說：「我們的國文教員說，魯迅的思想很不純正，你們萬萬不要看他做的東西，所以我沒有看。」嗚呼哀哉！中國人全都思想純正像那位國文教員，也許不會「迎頭趕上」這個危亡大禍了罷！

魯迅先生的思想，究竟是否純正，我那敢知道。不過，他始終是個道德高尚的學者，從我認識他起，一直到現在，沒有一件事，或目見，或耳聞，可以引起我的懷疑的。民國初年，他在教育部做僉事，單身住在北京南半截胡同山會邑館槐樹院。（好像長班叫做槐樹院，記不清了。）暑假期中，吃罷晚飯，我同一位表弟許君，照例散步到槐樹院去。我們走到的時候，他也照例正在書棹上吃晚飯。一小桶飯，一碗自己燉的肉，一碗湯，好像從不改換茶盞似的。他對金石學興趣濃厚，所談的無非碑帖之類，我們年青，聽了等於不聽。天快黑了，我們就告辭回去。一個暑假，幾乎天天如此，很少見他出門去應酬，也從沒有聽說他有打牌遊胡同那些官僚該做的行事。

「新青年」時代過了，接着是「語絲」「現代評論」等時期。我那時候受老師宿儒的影響，想把漢學的訓詁考據和宋學的性命義理融成一片，希望做個溝通漢宋的學者，對那些新思潮，認為沒有多大道理。因此，心理上同當時

所謂新人物疏遠起來。但是經過頗長時期以後，我覺得老師宿儒，雖然學問方面有可以佩服的地方，行為却不必看與議論符合。我不便也不願舉出實例，總之，凡是口頭上說些道德倫常或裝扮得儼然道貌，望之肅然的人，細細查究一番，十之十被我發現人慾橫流，出人意外的不道德行為。於是我灰心了，所謂滿口道德仁義的老師宿儒，止是披一身嚇人的道袍而已，肌肉上未免汗垢累積，到澡堂子好好洗刷一番才成。我重新想起新人物中至少魯迅先生的言行一致怎樣也找不出使人懷疑的地方來。怪不得他有資格奮筆教訓人。我對被教訓者的同情心，不由得移到教訓者方面了。

他到北平的最後一次，是因為周老太太病重，想見一面被人認為思想不純正而老太太認為孝順的兒子。她那被人認為純正而又是著名文學家的別一兒子，住在止隔兩三條小街的地方，即使老太太病重，依然保守舊例，從不來往的。魯迅先生冒然到北平，大家都暗中替他捏把汗。青年們以及新聞記者聽說他來了，搶着去見他，白塔寺旁一條小胡同，登時熱鬧起來。有一次，某先生請他在私宅吃晚飯，飯後客散，某先生的小公子很驚異的問道，我老想魯迅一定是個高大的大個子，原來是這樣難看的老頭兒。某先生大笑。第二天告訴魯迅先生，也不禁呵呵大笑了，他在各學校幾次公開講演以後，覺得住下去總有些很不妥當，老太太

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他趕快回上海去。後來他常常想回到北平居住，總是吃了思想不純正的虧，沒有達到目的。

我從那一次見了幾面以後，更覺得世上對他思想不純正的批評，實在懷疑。他並沒有加入那一黨那一派，想獲得什麼地位或權利更沒有做任何缺德不能告人的事情。熟悉他晚年歷史的人止感到魯迅先生太忠厚了，太可憐了，除了死，的確沒有別的路可走。

現在他已經死去一年，希望那位國文教員依照前清皇帝的辦法，臣子死後，照例頒布一道恩詔說「姑念該人現已引故，其生前一切處分，着加恩免與議處，以示朝廷寬大之德意。欽此」。嗚呼哀哉，前清專制皇帝與現代國文教員！

魯迅先生與木刻

王昭

我國的木刻，原是有過很體面的歷史的，唐朝的佛像，明朝的插畫，都是驚人的藝術品，然而衰退了。如今我們學習的木刻，確是學西洋的。作這種介紹工作的，就是魯迅先生。他翻印過木刻畫集，開辦過木刻講習會，還一幅一幅來改正初習木刻者的作品，這親切的指導，倘在三年前開始學木刻者，恐怕都能知道的。

魯迅先生介紹木刻，最先在「朝花」和「奔流」上，後又輯印「近代木刻選」，「士敏土之圖」，其後又印「北平箋譜」與「引玉集」。

從魯迅說起

愁文甫

魯迅先生去世一周年了。這位文化戰場上的老鬥才，他那倔強的性格，他那辛辣的文章，將永遠在每個愛好文藝愛好真理者的心中，每個為前進文化而奮鬥者的心中，活躍着。我們從他得到很多的文學遺產，同時也得到很多精神上的刺激和鼓勵。

中國人向來最工於處世術。軟熟，圓滑，油滑，成為普通風氣。孔老夫子已經大罵起「鄉愿」。到晚清時代，那種「不黑不白不疼不癢」的官場積習，連素有涵養的會稽老先生也不免氣得吹鬚子瞪眼。常見許多青年，還淺走入社會，早已養成「世故老人」的樣子。他們那套圓熟格局，好像在娘胎裏早已帶來了。入世越深，習氣越重。到他們真成「世故老人」的時候，連一點氣一點骨頭也沒有了。難得魯迅這位老戰士，他的閱歷那樣深，他看人情世故那樣透，然後他一點也不軟化，他始終面對着黑暗，面對着人間一切罪惡，堅決鬥爭，直到臨死還是那副硬骨頭。多難的中國，現在正需要大批堅貞強項的人來支撐這個危局。得一個硬漢子，勝過千千萬萬的軟體動物。

倔強難，倔強而不頑固更難。有一種「死硬派」倒不能說他們不倔強。可是他們的腦筋已經僵化了，再不能添進一點新東西，他們對於一切進步，一切所謂「新」，好像有先天的仇恨。他們好像一塊頑石放在大路上，專門抵觸前進者的脚步。我們的魯迅先生，他可並不「死硬」，他只是忠實於真理，真理總是前進的

，所以他也總是前進，自從他發表狂人日記以來，一二十年間，我們都明顯看見他始終為着真理而奮鬥。每為着真理，他沒有饒恕過他的敵人，同樣的也沒饒恕過他的朋友，在中國文化運動過程上的一個階段，他總是站在前進方面，同時也就是站在真理方面。他從中國舊社會的泥沼中步步爬出，直走上現時代的尖端。他以一個飽經世變的老人，竟能和上海一班革命的年青作家廝混在一起，和他們一同呼喊，一同跳躍。他這種倔強到底前進到底的偉大精神，對於那班終日在卑陋凡下處敷衍過活的懦夫們，真是一種強有力的興奮劑。

魯迅先生的名言太多了。他所發表過的每一篇文章，都會使全國青年的血脈跳動。我隨便翻到一段：

「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其一『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傳是大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或者睡一覺，於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見老實的人，也許奪他食物來充飢，但是不問路，因為我料定他並不知道的。如果遇見老虎，我就爬上樹去，等牠餓得走了再下來；倘牠竟不走，我就自己餓死在樹上，而且先用帶子縛住，連死屍也決不給牠吃。但倘若沒有樹呢？那麼，沒有法子，只好請牠吃了，但也不妨也咬牠一口。其二便是『窮途』了。聽說阮瞻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辦法一樣，還是跨進去，在刺叢裏姑且

在「譯文」日刊止，還選印有很多精美的木刻。以及以後「死魂靈一百圖」的插畫。死之前，印有一部「珂勒惠支版畫選集」。本選預備編輯一冊世界木刻，但，不及實現，就逝世了，這恐怕是先生認為最難過的一件事吧。在「死」一文中先生會說到：「就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為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為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然而，不能夠了。

在先生逝世後，還不到一年，日帝國主義開始用武力來侵略我們整個的中國了，我們學習木刻的，應當不忘記先生的遺言：「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來動員全國的致力於木刻者，用我們的刀子和木刻，刻出日帝國主義侵略我們的兇相，喚起全國的同胞，為解放中華民族而抗戰。

此外，將先生一生所選印之版畫集，抄寫一份，印在這裏，算是一種紀念。

- 近代木刻選一二兩冊（集各國木刻）
- 士敏土之圖（梅非爾特木刻。）
- 北平箋譜（和西諦合編。）
- 一個人的受難（麥綏萊勒木刻。）
- 引玉集（蘇聯木刻六十幅。）
- 木刻紀程（中國木刻家作品集。）
- 死魂靈百圖（阿庚作。）
- 蘇聯版畫集（蘇聯作品一百餘幅。）
-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木刻，銅刻，石刻合輯。）

走走。但我也並未遇到全是荊棘毫無可走的地方過，不知道是否世上本無所謂窮途，還是我幸而沒有遇着。（與廣平書）

讀了這段話，你起什麼感想呢？

曠野上的吶喊者

宗 荻

去年魯迅先生在上海萬國公墓舉行葬儀的時候，他生前的老友內山完造，以沙啞的聲調向衆人演講道：

『魯迅是曠野上的吶喊者』

是的，我們這國度，雖有那麼多的人口，那麼大的土地，却如一片曠野，荒涼，寥落，陰沉。帝國主義者伸展他們的多毛大手抓着我們的頸項，剝取了我們的皮，吮吮着我們的鮮血，脂膏，我們始終保持着沉默。在自家人里，却也出了多少洋場公子少爺，身穿紗羅綢緞，終天搖頭擺腦，於品茶飲酒之餘，大說風涼話，說什麼「吃吃皮酒，打打麻將，國家事，管他娘」！還有多少自鳴得意的丑角兒，一旦黃綠時會，爬到舞台上，粉墨登場，今天揭起這面旗幟，明天便又換了花樣，雖似乎形形色色，熱鬧非常，可是蚊子和哈巴狗的囁嚅囁囁，只是一陣，也就是完結了，牠們經不住扇子的一撲，主人的一聲吠喝或是一塊魚肉的餉饌。

於是我們的國度，在默默無聲中過着纏綿無盡的日月，世界是那樣花花綠綠，我們卻居住在一派荒涼，寥落而又陰沉的曠野上，在曠野上那裏有路呢？我們向那裏去？

『路是從野草里踏出來的，有人走了以後，才有路的』。

首先喊出這聲音的是魯迅先生。

跟着這荒涼中突然而來的洪大聲音，多少在沉默焦灼中的人們醒來了，在曠野上踏出了

一條路。

魯迅先生是文學家，但他不僅是文學家，在我們的印象中，他始終還是一位鬥士，他自己也憎恨空頭的文學家，他吃的是草，卻擠出牛乳和血去滋補別人，希望別人成爲鬥士，他贊美鬥士。他在文學上是五四以前就站出身子的來，到去年十月十九日以前，二十多年間，他從起始到臨終，都是以鬥士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的眼前的。他沒有停止過他的吶喊，用他那支「金不換」的毛筆，揭破了這學君子的面皮，點出了洋場少爺們的「寶借」相，剝下了背後跟着指揮刀的文人的外衣，……他憎惡這種人物，他無情的打他們，噓他們，他不寬容「落水狗」，「落水狗」也要打，他不憐憫無賴漢，無賴漢也要「噓」。他用着那支筆，不倦的爲着開闢曠野上的一條大路而吶喊着，他的吶喊，同情於多數人，是爲大眾而吶喊的。因之，他那挺身向前張大喉嚨吶喊的姿態，雖是他已經逝世了一年，却依然屹立着明顯的影像在這荒涼寥落的曠野上。

中國新文學得具一點成績，在中國民族革命的路程上，盡了一點責任，魯迅先生的居前領陣，振臂高呼，是不可磨滅的功勞。他不屈服，不投降，不爲人事的糾纏而稍稍退步，他爲真理辯護，他爲正義戰鬥，他爲人類的幸福而努力。在文學的領域內，他奮不顧身，挺身而出，說別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尤其到他的晚年，用鋒芒畢露的雜文，好似一桿矛寒槍向

敵人投射，儘管敵人「圍剿」他還是奮勇當先，毫不胆怯，而且終於擊退了他的敵人。——這樣的文學家，鬥士姿態的文學家，在世界，在中國只有這麼一個。

在我們沉默的時候，我們欣悅他爲我們開放吶喊。且有多少花果是經過他的栽培才開放收獲的，現在，我們已經循着他所開闢的道路，前進了，這荒涼寥落的曠野上起了洪大的咆哮了，大地，人們一齊怒吼。我們實際的革命的舉起槍桿，對準着敵人射擊了；我們民族革命的前途，已如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花，開放的日子已經不遠。也正因爲在今日這個局面下面，我們不能不想到曾經有過一位先鋒，爲我們做着先導。魯迅先生在去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在上海暗暗地逝去了，是我們喪失了良師，是中國民族革命殉難了一個勇猛大將。倘使今日還沒有死我們相信他臨終以前的一句豪語：「用起別的武器來，絕不會在×××等輩之下。」

配合當前的中國情形，正南北烽火燭天，與敵人相拚相搏的時候，我們更懷想起魯迅先生。我們逢着他這周年紀念的日子我們更難於抑壓住我們內心的酸楚，以及沸騰着的高漲着的情緒，我們在悲憤中帶着興奮，在愉快中帶着苦痛。爲了這兩種情緒在內心中的相互磨擦，我們的眼睛被熱淚所包藏了。我們感到中國的文壇比魯迅未死時空洞得多了，這空洞又似乎將永遠補塞不起來。「忘記我！」他臨死時還叮囑後人這一句叫人永也忘不了的話。魯迅先生的畢生事業，是爲了民族解放，如今我們正爲着民族解放而戰爭，所以我們在此時，要紀念着他。紀念他的惟一方法，是不投降，不屈服，不寬容的吶喊，舉起矛寒槍對準着敵人的胸膛投射。

秋天的魯迅

徐述之

秋天是一個「草木消瘦，景象蕭條」的季節；整個的「大自然界」却更加嚴肅起來——「嚴肅」，準備着舊的大自然界在冬季的整個破壞，準備着新的大自然界在來年春季的澈底再生。

就在這樣的一個季節（民國二十一年的秋天），我們的老戰士，魯迅先生，從南方來到北平。

北京大學第二院的大禮堂塞滿了渴求光明的人們。窗戶上也爬滿了聽衆。來得遲一些的人只好密密的堵在禮堂門口；遠遠望去，大約有七八層之多。前幾層的人們都被擠得側着身子，歪着頸子，從人堆的空隙裏，瞻仰這當代大師的面容；後幾層的人們也不得不用手掌遮着耳輪的後方，閉住眼睛，皺着額皮，來靜聽那醒心沁脾的，含蓄而潑刺，老實而幽默的言論。

魯迅大師在約定的時間，準時到場。然而，人們已經在焦灼的期待中，度過了半個鐘頭的時光。我們的老戰士從講台左後方的側門出現了；同時，不怕手疼的，熱烈的掌聲震動着廣大的禮堂。

大師的面孔是那樣的消瘦！黃；額上皺紋多；營養不良——這使我內心中發出一種無聲的言語：「可憐的老戰士！社會爲什麼給予他這樣殘酷的待遇！」

大師的衣服是那樣的敝舊！着了一件大約有兩三個月都不會洗過的藍布長衫，蓋不着足脛；一雙陳嘉庚式的淺腰古銅色橡皮底鞋，似乎已經穿用了兩三年！

如果我們在烟犯監獄中看見了這樣的人，我們一定要帶着鄙夷的神氣，用「白眼」向他翻

幾翻。如果我們在馬路上有白麵糖的乞丐羣中看見了這樣的人，我們一定要用不懷正式教訓的口吻來罵他：你這不長進的，該死的東西！然而，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却是一個爲焦灼着人類前途而憔悴了的，永遠前進的老戰士。對於他，我們只有「尊敬」，並無其他雜念。

人們在十分靜默中和快意的微笑中，領略着，咀嚼着大師每一句話的每一個字。大師的說話風格雖是異常的幽默，含義却又異常嚴肅。這使人在想笑時，也不敢笑出聲音——怕妨礙了別人聽講，怕錯過了自已多聽一句的機會。即使有些情感容易衝動的人們，偶而發出有聲的「笑」，也會立即抑止住自己。諸大的禮堂幾乎始終保持着「一根繡花針掉在地面的聲音也聽得到」的景象。

大師在這次講演中，痛罵歷史上一切「趨炎附勢」或「爲人非嫁」的幫忙文學家和幫閒文學家（註）。話是那樣的潑刺有力，意味深長，每個不曾失掉羞恥之心的聽衆都會立即自動檢查一番，看看自己的職業或其他生活方式是不是正在爲了飯盤或個人享樂，出賣了自己人格，出賣了大衆幸福。

我了解：大師所想痛罵的並不是僅僅限于卑劣下流的文學家，而是社會上各方面一切助紂爲虐的劊子手，一切不合大衆需要的贅瘤或廢物（無論是文藝界或非文藝界）。

這使大家突然驚惕起來！我立刻動手檢查我自己的生活意識是不是已經歪曲了，甚至於反動了；檢查我自己在職業上或廣泛的社會服務上是不是正在幫助「人民之敵」或不配作「人民之友」。

呵！秋天的魯迅！你面孔是那樣的消瘦，

生活方式是那樣的蕭條，生活內容却是那樣的嚴肅！

呵！爲着人類前途而憔悴了的老戰士！感謝你給予我們這樣的啟示：不怕外觀上的消瘦，物質享受上的蕭條；只須把真實的生活安排得嚴肅些——一方面，要消極的不爲時代所棄棄的廢物，爲大衆所仇視的劊子手；另一方面，要積極的或爲應合時代需要的「光鋒」，執行大衆要求的「戰士」！

今年，來到了另一個秋天。這秋天不僅籠罩了整個的大自然界，而且也籠罩了整個的中華民族！在日本帝國主義兇狠侵略之下，全民族的面貌更加消瘦了；全民族的物質生活更加蕭條了；但是，全民族的鬥爭意識却更加嚴肅起來。這「嚴肅」，不祇是正在準備着全民族在今年冬季要展開更加艱苦的抗戰生活，而且也準備着全民族在明年春季更完成光榮燦爛的抗戰勝利——要完成中華民族的澈底新生！

在這樣的今年秋天，我們哀悼着我們的大師離開了我們已經整整一年！同時，我們感謝着我們的老戰士遺留下「萬古不可磨滅」的生活教訓：

不怕消瘦！

不怕蕭條！

只須嚴肅地生活着，掙扎着，前進着！毀滅這將近百年的，民族衰弱的舊鎖枷！創造那震動世界的，民族復活的新生命！

（註）「幫忙文學家」，主要的，是指在國家有事之秋，爲野心的君主或軍閥作討伐所謂「叛徒」用的「檄文」一類文章的文章。「幫閒文學家」或「幕府文學家」。「幫閒文學家」，主要的，是指在國家太平時期，爲所謂「聖明」的君主或宰相作麻醉人民用的「頌文」一類文章的「廟堂文學家」，或一部分「山林文學家」。

紀念魯迅先生

吳組湘

魯迅先生逝世一周年了。但是他偉大的精神却永遠活躍新鮮，他留下的教訓却成爲無窮盡的寶藏。尤其在今日我們全民族抗戰開始，和殘惡的敵人作殊死廝殺的時候。

魯迅先生告訴我們：我們要活，要活的像人！

魯迅先生教導我們：我們必得對殘惡的壓迫者抗戰到底，以爭取我們的活路！

差不多半個世紀以來，我們全民族受敵人的宰割，蹂躪，侮辱與屠殺，一步步的加緊，夜放鬆一天，務要制我們於死地。我們的活路在那裏？張永無饜足的敵人的血盆大口！我們活的那裏像人？連狗狗豕豕都不如！

我們不能這樣可憐而無恥的苟活着，我們不能這樣隱忍馴服的走向死路。我們一定要怒氣凜凜，用全民族的力量，向阻遏我生路的惡魔挺進，向我們慘惡的敵人拚死的鬥爭。爲了我們全民族的生存，爲了世界的正義與和平！

魯迅先生的軀殼離開我們不過一年，魯迅先生的偉大精神却在我們全民族的每個細胞中復活了！我們已不再那樣的畏縮卑怯，我們全民族已經英勇的昂然挺立起來，決心把我們半世紀來積壓下的仇恨與憤怒作一次最後的清算。我們已經開始了偉大神聖的抗戰！

但我們在艱苦的鬥爭中，還得向魯迅先生

(以交稿先後爲序)

學習：最要緊的就是他的韌性的抗戰精神。

自從全面抗戰開始，我們——尤其是青年朋友——無不歡欣鼓舞，興奮的連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着。那種熱狂的情形，實在使人感動。但我却看見許多人——自民衆以至將士——常常有一個毛病，那就是有時認識不夠，不免脆弱。他們爲了某時某地的一次獲勝，可以高興得狂呼亂跳，興奮的什麼事也不能做，頓時覺得敵人的打倒，簡直易如反掌，最後的勝利，可以坐以待至；可是，爲了某時某地的一次失利，就又立刻頹喪起來，對抗戰前途抱懷疑觀，對自己的信心漸致動搖，於是唉聲嘆氣，愁苦憂悶，恨不得一死了事。這種對於抗戰的熱情誠然值得欽佩，但是這種脆弱的態度，却不能苟同。一次的勝利，我們固然應當欣喜，但却不能過分樂觀。因爲樂觀得過分，接着來的就是失望。我們必得更奮勇更切實的幹去，以求取更大的勝利，而後那勝利才有障礙，敵人的打倒才更有把握。一次的失挫，我們固然應當警惕，但却絕無理由，因此頹喪。因爲頹喪的結果，敵人的凶殘增高，而自己只有等待死亡。我們必得從失挫中接受教訓，再接再厲，以圖挽回，而後失挫必能消除，勝利自可隨至。我們要認識我們的境况，要堅強我們的自信，要奮不顧身，奮勇苦幹，堅持到底，直打到敵人整個倒斃。魯迅先生苦鬥一生，不屈不撓不退怯，情懷愈惡，決心愈強，這種韌性的抗戰精神，我們今日都食切實學習：全

國民衆要不畏犧牲，誓死抗戰到底；前方戰士要不怕吃敗仗，永遠奮勇挺進。最後勝利必定穩穩的坦在我們手中。

二

王余杞

魯迅先生全部作品的精華，一言以蔽之：人當活得像個人樣。

人當活得像個人樣，那並不算是過分的苛求，可是當今之世，欲求這並不苛求的企圖實現，也就非常艱難，致使魯迅先生竭畢生的心力而終於含恨以沒。

誰使我們活得不像人樣呢？事實具在，第一當然就是在加緊侵略我們的日本帝國主義！全面抗戰已經開始，我們只有以熱血來爭取生存！我們當活得像個人樣。

今逢魯迅先生逝世周年紀念，我們紀念先生，我們必須學習先生，我們更當繼續努力完成先生生前留下的未完工作。

三

鄒雨辰

全面的抗戰中：瘋狂的工作，熱情的鼓勵，自然是需要的。雖是冷靜地對於不管是民族或是知識份子，公務人員，地方政府等各種散漫，愚鈍，懦弱和腐污的無情的指摘該也是急不容緩的事吧，可是看得出而又能寫出敢寫出的人，現在却沒有，這使我們不得不常常悲痛着魯迅先生的逝！

四

宋之的

——現在，就在魯迅先生的坟畔，我們民族的自衛戰爭已經開始了。

在這次的抗戰中，我們青年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永久懷念並且溫習着魯迅先生所留給我們的教訓。

一般侮辱魯迅先生的人，一口咬定了魯迅的「量容」。但我們，卻要堅決的學習魯迅先生這種打擊敵人的態度。對敵人，是沒有情面可談的。不屈辱，不放鬆別人的牙眼，假如便是量容的話，那麼，這種量容的需要，現在是更得到明證了。

魯迅先生生前和死後的敵人，更百般的迅笑了魯迅先生的「雜感」。但幾年來，真的在社會上激起廣大的反響的，却還是這種白刃式的雜感。而現在，我們得這種「雜感」，以為抗戰的火炬而不能，却要算是最大的損失了。

學習魯迅先生，就是紀念魯迅先生最好的方法。

五

王蘭西

去年當魯迅先生捨我們長逝的時候，正是日帝國主義不斷地侵略我們，想滅亡我民族的時候，正是黑暗勢力處企圖鎮壓禁止來虐殺新文化的時候，失掉了魯迅先生如失掉了一面劃開路向的大旗！今年紀念魯迅先生，由於敵人企圖吞併我們的土地，滅亡我們的民族，全國上下已動員，用我們的血肉，和敵人決以死戰，本着魯迅先生的反抗精神，集中一切抗戰力量，和敵人抗戰到底！爭取我們民族的解放！在明年紀念魯迅先生，我們要消滅敵人，殺盡世界上的惡魔，收復我們的失地，得到了民族的自由幸福！再本着魯迅先生的精神，為人類類的幸福奮鬥！

六

劉 峴

魯迅先生說過：「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巧，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美術家，是引路的先覺，亦是「公民團的首領。」

木刻是美術重要的一部門，是喚醒民衆有力的武器，在全國一致動員抗戰的過程中，爲着中華民族的解放，我們每一個學習木刻者，應該記着魯迅先生的話，在艱辛中工作，將木刻作一種抗戰中喚醒大衆的火炬；殺敵陣上的號角，奮勇前進，爭取我們抗戰最後的勝利。

七

一 波

魯迅先生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在他的戰鬥生活——反封建，反帝，抗日——中，一貫地表現着他的反抗精神，不與惡勢力妥協，用這種精神，建立起中國的新文化，留下來救亡文化運動的種子，一年來，這種子迸發了，發長成現在的救亡運動，我們要推進這個運動，我們更要學習魯迅先生，繼承他的精神，那堅強而近確的信念，執拗的性格，不和任何惡勢力妥協，廢惡如仇，無時無刻不在勞動着的精誠，爲救亡文化努力，使救亡文化擴大發展，爭取民族解放的前途！才算真實的紀念魯迅先生！

八

趙 天

「總有一天，我們光榮的民族抗戰史也揭開來！」
是去年初秋吧！同魯迅先生在上海大戲院

濟南動態 (特約通訊) 王拓

提到濟南，大家都知道目前是津浦線最吃緊的地方，它不但是山東的省會，政治經濟的重心，膠濟路的起點，以及津浦路的中心點等，而且在華北軍事上更顯明有着絕對性的不可忽視。所以敵軍對濟南是兩樣的估計，我們政府對這地方也是早已下了百分之百的決心。

從敵人南下進犯，兩月來，在表層上是呈現着相當的順利。然而一般的估計，來到濟南，它要遭受嚴重打擊。這一方面是說明濟南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我們不會輕易的退却；另一方面是隱喻着，日本從此後要感到一種不同質的堅定不拔的抗爭。

不過，問題嚴重的陰面，却反映出了鬆弛的暗影。雖然軍事上的配備，在濟南是如何週密，如何有險可憑，然而有些問題我們不敢滿足，這正如李公樸先生談的話：「來到濟南，才知道濟南是怎樣的情形，這地方除了太平氣象沒有別的」。的確這是實話，濟南是過於太平了！敵人的飛機雖不時的光顧，然而並未會大量的轟炸，敵人的軍隊雖已踐入了山東領域，然而一般市民的反映，不是尙早論者就是走頭無路的無有方法來實踐他的對國家的熱情。當然；我們怪市民的淺視或不自覺，毋寧責上層的踟躕，無方法領導民衆及無組織。從前方退下來的將官，兵士，口口聲聲都以後方的接濟不足而呼籲，但這問題却沒有方法來改正，來補救。作戰的兵士們，幾天找不到一點吃的東西，但仍然一滴血一點肉的同敵人拚命這已經够勇水敢，够令人佩服了。戰區的民衆們，

看蘇聯的「予打擊者以打擊」影片時，他很興奮地這樣對我說。那時候，他懷着熱切的希望，希望我們全民衆也會有一天像蘇聯那樣勇敢地予打擊者以打擊。那時候，一個內山書店的日本朋友聽見先生說這話，曾用驚懼的眼光注視他堅定的臉；彷彿信賴一個預言家宣佈了死期般的恐怖。

然而，魯迅先生所企盼的這一天終於到了，神聖的民族抗戰畢竟開始了！我們的魯迅先生呢？他卻撒手離開了我們一週年。

我沒有眼淚，我只覺得在這大的時代轉變中，可惜缺少了一枝生力軍，一個偉大的民族英雄。我在想：假如他還活着，他會如何歡躍地走上爲民族爭解放的最先鋒！他會領導全文化而喚醒整個民族抗戰的決心！呵！唯見上帝殘酷地奪去了這偉大的生命，我們該怎樣痛惜這一個重大的損失！

不過，我們追悼魯迅先生和紀念魯迅先生都不能用悲痛來表現，我們應該更堅定地奮勇地踏上他未走的路程，和繼續他未幹完的工作！我相信，只有這樣才是魯迅先生所希望的，所安慰的。

從「七七」到今日，我們一直生活在血與火的抗戰中，我們的政府和全民衆都已經覺悟唯有抗戰才是生路。唯有團結才能救亡，唯有把敵人趕出了我們的邊疆才可獲得真正的民族解放。

記得魯迅先生說過：「中國只有作到統一政策，達到大同主義才可以實現挽救國難。」這話確是至理名言，然而，在當時，先生是不

會想到果有這樣一個很決的演變，或則說是覺醒。爲了「九一八」和「一二八」給先生太大的打擊，他差不多對中國的前途失望了！他以爲亡就在眼前，他常常爲這種苦悶煩惱着，甚至於死不瞑目。

現在，先生是應該含笑九泉了！他所期望的都快兌現，只要我們不屈不撓，把我們每個人的力量全掏誠貢獻給國家，站在一條抗戰救亡的陣線上，向敵人作勇猛地向擊；那怕是剩下最後一個人，最後一顆子彈，最後一滴血，我們也得堅持到底，寸刀奮鬥，爭求光榮的民族解放，完成真正的自由平等，樹起我們新生命的旗幟！

寫到這兒，我這顆心魯迅先生的心不禁激動起來，我抑壓下悲憤的情感，彷彿一種強有力的信仰驅使我，使我彷彿感受到一種更堅強地確定了自己今後的人生觀。先生有知，該給我些鼓勵和助力呵！我在虔誠地祈禱呢。

魯迅語錄

世上還有真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華蓋集）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人是鬼，……全都踏倒他。（全上）
死於敵手之鋒刃，不足悲苦……（全上）

鐵路附近二三十里內的村子逃避一空，這也不能怨老百姓的畏怯，而是應歸咎於當局似沒有加以組織，不善於領導。

所以軍民配合問題的總動員，是當前唯一的急務，尤其最吃緊的濟南市，極端須要這力量的強大與開展。

談到別個的後備工作情形，近來，濟南市已漸漸的透露出了明朗的緊張的姿態。自然，一方面是因爲客觀環境的壓力，提示了一般人醒悟，另一方面，地方當局的好轉的加緊倡導，也十足的予後防工作一絕大的突進。

在青年訓練方面，有大規模的政訓班，以短期的時間，來訓練在訓練水準上有相當根底的大批的青年學生。分發各縣，作組織及武裝農民的有計劃的抗戰運動。現正加緊訓練第三批！以平津流亡學生爲主，前一二批早已分發魯北一帶從事工作。在救護方面，省當局也派了不少的人員，有好些已去前方服務，大體尚留濟待命。此外，婦女後援會，婦女進德會，以業餘團體參加工作的有基督教青年會戰地服務團，有李公樸先生等倡導的戰時服務隊，簽名運動，一兩千人的大團體。這在在都是象徵着濟南市的氣象的好轉，孕育着一個有力的未來。

至於國語方面，在濟南也是相當的活躍，主要的有北平學生移動劇團，省立民衆教育館，以及留日同學組成的劇社等，都是以輕淺的生動的姿態，呈現在市民的眼前，提起了不少的朝氣與興奮。

最後，向內地同胞告慰的，是：在中央同省當局決心保國守土之下，這地方在未來的歷史上，將要成爲一個悲壯故事的演出！說不上要變成多少爲民族求生存的英雄及戰士們的墳墓，其中，這兒隱露着一條決心同血肉築起的長城！

八方風雨會中州

鄭若谷

抗戰以來，衛國的將士正浴血殺敵，後方民衆多一致興起，全國的文人學士亦到處奔流，一變其舊日「循循守禮」，「踏故守常」之習，而努力於救亡圖存的運動。昔日顧壽人有言：

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今天下有識之士，正逢此千古未有之大變局，宜其發揚蹈厲，奔走呼號，期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孫先生語）。

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孔子周遊列國，足跡幾遍中州，爲的什麼？爲的是正人心，救世道。今日中州爲後防重地，縮戰南北，關係全局，其各項庶政之猶待建議整理及督促者甚多，而於振奮人心喚起民衆，以及發動知識界等工作，尤急需「外來」思想之刺戟與四面八方人物之提攜推動。

好了！近來南北交通利器已將各地流亡的學生先生作家學者，一批一批的運到開封。不僅是他們來了，且有他們痛苦的經驗，遠大的見識，活動的能力，親熱的態度，沉默的苦笑，洪亮的歌聲……也都與之俱來。他們寄留在開封的時間雖有久暫的不同，工作活動亦多間有各異其趣者，但其目標則一，精神則一，故其影響必然廣大而能持久。我們的開封，若就其人事形態而言，可以說是一個極恬靜極軟弱的社會；近受時勢的驅迫，本來已經在變，現在又來了許多生力軍，霎時生氣蓬勃，

景象一新，使那的變動，動的格外動，弱的變強，強的格外強。

現在確實有些朝氣，在組織方面：有全省抗敵後援會，各學校抗日後援會，歌詠隊，話劇團，文化界救亡座談會，文藝座談會等；在言論方面：有風雨週刊，大時代旬刊，抗日週刊，抗敵週報，爭存半月刊，民族陣線月刊，經世月刊，以及中原日報，抗日早報等，在實際工作方面：有戰時服務團，防護團，慰勞隊，以及最近文化界所倡導的學生教職員實際服務辦法；……這些組織及活動，都是因應時代的需要而產生，都是在抗日救亡的目標下而積極工作。其中參加的人員，包羅甚廣，而以外來知識份子與本地青年學生爲最多。目前的效果雖不甚顯著，然其將來的成就必然很大，行見其影響所及，必由都市而交通較便之區，而內地農村，由知識界而農工大衆；到了農村住民受其影響而一致興起的時候，我們才敢說救亡工作真有把握。所以現在一切救亡的活動，全不過是一個發端，不過是一點朝氣。然而這一點朝氣

如草木之始萌芽也，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枯萎！

當前倘遇有任何阻礙，足以妨害此救亡的生機者，應盡力排除；更當盡力謀所以舒暢之道。因此我們並希望有統治權能的當局寬大爲懷並因勢利導外，似乎覺得所有直接參與救亡

工作的人員，亦有應行注意之事：

(一) 我們不僅是「掃除一切陰霾」，更應使「一切救亡力量配合起來」；其辦法就是各方取得密切的聯絡，並進一步的團結一致，以求貫徹「風雨同舟」之義。

(二) 我們要大度包容恢宏志氣，大處着眼，亦大處落墨，對於細微末節之事，不宜計較推求，更不可有絲毫門戶之見橫梗於胸。

(三) 我們對於農村工作，要切實努力；在此抗戰期間，凡士兵的補充，軍隊的給養，後方治安的保衛，以及未來建國力量的培植，都須以農村爲基礎；如果救亡的工作不能深入農村，就不免膚淺；梁漱溟先生說過：「中國問題之解決，其發動主動以至於完成，全在其社會中知識份子與鄉村住居打拚一起所構成之力量。」這是確有見地的說法；所以我們應竭力利用或創造機會，以從事於農村組織及訓練的工作。

(四) 我們應設法與全國救亡團體溝通聯繫一起，因爲開封乃至中州，畢竟是全國一隅之地，發生不了多大力量，如欲擴大民間運動，就不得不與各地救亡同志聯合，並相喻而共守着一定方針，一致向前邁進，則所謂全面抗戰的力量，始得發揮盡致，而未來建國的途徑，亦可由此開闢出來。（十月十二日）

克復內在矛盾

張了且

這次全面抗戰，是爭民族生存關鍵，必須將內在矛盾克復一點沒有，把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團結得鐵一般的堅實，方能獲得最後勝利。時勢已到最後關頭，諱疾忌醫，病根越種越深，定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是中華民族的人，都應該檢討過去，檢點現在，黨派間齟齬，個人間私仇，一筆勾消，聯合向前走去！

中共宣言，坦白的聲明努力實現三民主義，更證實了「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共產黨與國民黨間的十餘年的政爭糾紛，快刀斬亂麻的結束了，已可算「黨外無黨」。筆者認為吾國同胞的性格，大半感情超過理智，與歐洲人相反，雖說是社會環境，歷史習慣，誘掖使然，而一般人因之都欠缺真正政黨家的風度，主持黨團的人往往拿同鄉同學一切封建集團作基礎，自然形成一派中大圈子內有小圈子，小圈子內又有小小圈子，有時只講親戚朋友，把大小圈子都看做不值半文錢，只問親不親，不問才不才，更顧不到是非標準；有些對峙的派別，只知道排擠異己，不管事業的成績。社會的誹謗，呈入眼簾的盡是勾心鬥角的人事磨擦，沒人想到工作怎樣推進，正義是非都籠罩在雲霧中。「黨外無黨」了！國民黨黨員都是虔誠擁護唯一領袖，實現三民主義的，在這非常時期應當不折不扣的使「黨內無派」。

想滿足個人虛榮心，必先把國家民族出路

打通；不顧國家民族利益，只想滿足個人私慾的，結果是求榮反辱。那麼，在這全面抗戰展開時期，只應該抱犧牲決心，不當混水摸魚，趁火打劫，做抬高個人地位的胡塗夢。領導的地位雖與被領導的地位不同，但正當酣戰時候，小卒過河，一樣可把敵人殺得丟盔擲甲，得到無上榮譽。領導的位置很少，圖謀的人多了，自然發生爭執。把精力無味的消耗，無異增加

幾種病態心理

張紹良

世間真理祇有一個，一切虛妄的謬見，在真理光芒之前，都會或遲或早的要暴露出原形來。

隨着全面抗戰的發展，所有過去一切的「恐日病」「敗北主義」及「期待心理」等的淺識陋見，都已被眼前的事實，打得粉身碎骨而烟消雲散了。連一向否認民衆運動的人，在抗戰的過程中，見於民衆無組織之危險——如前線軍事運輸及救護工作之缺乏民衆的協助以及漢奸肆意滋擾之缺乏民衆的檢舉，也漸漸改變了舊觀念，而洞然領悟訓練民衆組織民衆的重要了。人民抗戰的心理隨着戰事的發展而漸趨一致，民族團結的精神由於抗戰心理的一致而益臻堅固。但在另一面，仍發現有不少的病態心理，支配着部份的人心，在那裏隱隱作祟或多或少的障礙全面抗戰力量的發揮。爲着健全抗戰的心理發揚抗戰的力量起見，對於這些民族精

了敵人的強暴力量；所以在這個時候，想領導人的，應該先自己稱一稱：能力够的，頂好也退一步，幹得勝任愉快；不配的，趕緊離開，以免自誤誤事。既獲得領導權的，要知到使命之重大，加緊的集合羣衆，訓練，訓練，身先士卒的領着衝上前去！千萬不要覺得已修成仙，坐在天堂上，閉着眼睛傳號令，連雲端也不顧開觀看，讓那些買空賣空，欺上騙下的裝在鼓裏；更不要把羣衆集合在一齊後，只喊聲立正，一溜烟躲了，弄得羣衆走不能走，動不能動，悶得發生出大變故來。

神上的「妖氣」，不能不嚴厲爲之指責並予以無情的打擊。

一、聽天由命的麻木心理：「宿命論」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傳統思想，到現今還存着。凡事遇到了困難，不想辦法而又不可開交的時候，便以「宿命論」來作擋箭牌。頓頓脚，嘆口氣，不自主的會說出句「聽天由命」的話來。這樣的人，一方面表示他太懦弱，一方面表示他太淺識。這樣對於普通個人的私事，影響倒小；若遇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天大的事，無論任何人都不容再有這種見解。眼看着國家破，前途明明是條死路，極麻木的人，逢着這民族國家的生存問題（同時也是個人的生死問題），也不會聽其自然吧。要認清這次對日抗戰，是中華民族的最後掙扎，勝則存，敗則亡，個人的身家性命，全繫於這次戰爭的勝負成敗。自己雖說沒有多大能力，對於抗戰要一定盡多

大力量；但祇要拿出愛國的「良心」，盡己之能，竭己之力，「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就能有助於抗戰力量的發揮。你不要把點點的力量看得太渺小了。既是國民的一份子，動一動就會發生作用的。「集小成大」，「衆志成城」，人人這樣作，全面抗戰的力量定會充實起來。這樣不但解救了國家，同時也是解救了自己。「聽天由命」是條死路，「旁觀靜待」是極端錯誤。

無知識的普通老百姓，有此種心理，尙有可原（然也急待社會先進份子的啟發），身處領導民衆地位的知識份子，斷斷乎不應如此。

二，喪失自信的依賴心理：幾千年來專制政治的遺毒，把人民弄得像死豬一樣。只有服從沒有自主，只有被動，沒有自發。「誰當道是誰的老百姓」，成了民間的口頭禪。卅多年來民權思想的薰陶，人民也漸漸的活動起來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意義，還不能爲人民所了解所運用。這幾年「民氣」死沉得要命，許多人喪失了自信心。因而不認了「自我」，這是不能不惋惜的！這次對日抗戰發動之後，許多人在講服從領袖的抗日主張，但自己却沒有自信，依領袖之全面抗戰的意旨（見蔣委員長對於蘆溝橋事件的聲明）去動作。他們不了解救國這樣天大的事，一切工作是要人民自動去作的。祇要不違背政府抗敵的意思，都應該積極的去作，這才是服從政府服從領袖的力的表現，設若一切事體，都非經政府領袖親自指示，那就太難了。這樣的依賴心理，在全面抗戰的今日，如不糾正，則全面抗戰的力量，將永遠發揮不出來。盼全國人士，均應當體察我中央政府抗戰的決心，人人應抱「救國之責，捨我

其誰」的正氣，在「遵法令」「守紀律」前題條件之下，積極的自動的動作起來，則抗戰前途有大望焉。

三，滑頭主義的玩世心理：世俗有所謂「圓滑」者。事事專賣聰明，專玩弄手段。一件事本來很單純，偏偏要作兩層皮。一條路本來很直正，故意要看得很曲折，遇事疑神疑鬼，不著本體設想，總喜歡從題外發揮。口是這樣說，做則另樣行。說得儘管好聽，作起來滿不是回事。言語與行動之不相符合，把社會攪得沒有是非，不分黑白。「歪氣」衝天，「正氣」喪失殆盡。其影響之所及，形成社會上一種卑劣的玩世心理。許多人都覺得任何事，都不過是那裏回事。祇有敷衍沒有認真。敷衍得好，就算是勝利。認真去做，到反被指爲「不建世故」「不通人情」。認人而不認事，看情面而不論是非。平常處事常看見有人抱這樣的態度，而在這次神聖的民族抗戰中，依然發現有不少人存如此的心理。他們對於抗戰，對於救亡，依然以等閒視之。抗敵救國的呼聲，不但打不動他們的心坎而使他們有所行動，甚至於指責批評他人的抗敵言行之爲虛假。自己不動，而指責人動；自己不作而批評人作，指人「非」而已不言「是」，責人「動」而自已「退縮」。這種喪心病狂的卑劣心理，實在是抗戰中的最大障礙。其影響於抗戰的精神動員者，實非淺鮮。古人云：「哀莫大於心死」。吾今日曰：「哀莫大於心病」。「我們要用「正氣」撲滅這民族精神上的「妖氣」。

四，借揮發的自私心理：外國人對中

國人有句批評的話說：「單個中國人是極聰明的。多數中國人是極糊塗的。」這句話，我們細追究起來，確實很有道理。孫中山先生說：中國人有家族觀念而沒有國家觀念。正由於家族觀念的濃厚，才形成國人一種普遍的自私心理。凡遇公家的事，總是要先點算與自己的利害關係，於已有利則作，於已無利則不作。甚至於假公濟私，借題目發揮自己的邪慾。這種自私自利的心理，我絕對不敢妄加揣測會發現於這次的救亡運動中。但願本「勸善警惡」的誠意，告於諸愛國的志士們：要知道這次抗戰，是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大家祇須要拿出赤誠的「良心」，以爭取民族的生存爲至上原則，竭自己所有的能力，爲抗戰供獻一份力量就夠了；萬不可存有個人地位和領導慾的自私觀念。同時要了解全面抗戰的力量，祇有在「絕對民主」精神之下，才能充分的發揮出來。地位不是強造成的，領導權不是硬抓得到的。祇要自己有能力。自會有你的地位；要自己已有見識，自會受大眾的擁戴。「真金」絕不同「石沙」，大眾之前，是非是有公評的。借愛國之名而行自私的任何圖謀，都足以增加內部的磨擦，而減少抗敵的力量。縱然其行爲無背於愛國的行動；但其誤國之罪名，仍不可逃脫的。國家的危機太嚴重了！個人的一切，要在民族國家的利害關係上，先衡量一下。民族國家事大，個人利害太渺小了！

以上是兩月來在抗戰運動中所得到的一點感觸，激於義憤，不得不吐。意僅在於善意的勸告，在使大家本「一有者改之，無者加勉」的誠意，各自作一自我的檢討，用以統一並健全抗戰的心理，而加強全面抗戰的力量。

流浪的一羣

劉伯羽

誰說一直是在逃亡，可是真正的，把熱情充做糧食過流浪的生活，這時才開始，當然，這樣的生活並不會給我們一個擔憂的念頭，跟來的卻是一種空茫而含有新穎感的興奮，我們都是年青人，在我們的皮膚下充滿了是多麼強勁的力，然而他現在就要突破束縛，往前伸展去了，因為我們完全是茫無頭緒，沒有固定的路程，沒有固定的糧食，但是我們都懷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反正這是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面，隨着脚走好了！

開始是在一個薄陰的上午。

海上的早晨是迷濛濛的，漫在一種灰色里「海口」輪靠在碼頭邊上。好像是預備永遠的釘在這里不搖，不動，那麼疏懶的，透過剛從不舒適的睡眠張開的視覺——鐵的一切：甲板，船欄，跳板，碼頭上的倉庫，黑的石塔濕的泥土，全那麼離離離離的……

一會，人便舉行了騷動，醒來了，海與人，在湖溼而陰涼的空氣中。

緊跟着——被一般人所預期的，而現在是這樣雜亂了的消息，讓你感到惱怒，有的說：船十二點就直放上海了，有的說不行，你要問他為什麼？他就搖搖頭，想讓你聽他的說教，我不聽，又去找另一個人，他說：——怎麼能進吳淞口呢？當然那兒是在戰爭中了……

「不錯，是在戰爭中！這里！那里！」
露宿的結果，使疲乏松膠一樣，巴着，不肯下來。迎着海風，伸展兩臂讓骨頭敲敲

，海是多麼健壯，遼遠，簡直我想高呼。
末了，拋掉一切念頭，裸着脚，提了鞋，去海濱洗脚。

呵！這兒就是青島，時常想來，現在來了，坐的不是海邊的石塔嗎？可是，這是在戰爭中呵！青島也將要舒展開筋力，翻個腰身了，海水是那麽清澈把脚伸進去，海上一股寂寞卻壓倒我，我想到家鄉：在那里，祖國美麗的旗子，看不見了。血泊中，恐怖中孤子們怎樣活着呢！……感情使我憤怒，激動蘆溝橋上那一張張戰士的誠實的笑臉，分明還在腦子里，我不相信那里就完了！

喊聲打斷了我的思路，喊我的是一個唱歌的能手。

說船是無期開航了。一批批又有人上岸去了。而且青島的戰氛，在一會會濃厚着。結果兩頭都走不通才糟呢！

太陽出來了。海水是一片湛綠。然而唯一的提箱已經放在肩頭，別了！「海口」，別了！甲板上上的旅伴。我們先走一步了！在這時，並沒有什麼惜別的情緒。堅強的握過了手上說：「朋友——一條路上走的人，遲早會相聚的，我們預祝是在火線上！」「哇拉！火線上，火線線上……」朝陽照着。我們揚揚手，告別了船關趨的人羣；老人，孩子。于是用堅定的脚步，開始了流浪的第一瞬間。

血灸燒着。當我回過頭，望那一片海。海上，卻露出一片日本旗。那會我怎樣的憤怒着

唱：

「大衆的射擊手！」

美麗的青島有人說牠像一個東方的美女，修飾，和藹，柔媚，——然而，在今天我們這一羣流浪者，用鐵釘鞋，破膠皮鞋，踏着這幽僻的路街的時候。透過了我們燃燒的覺感，我們覺得這里像是一個祖國的青年。平時，他靜穆，文雅，然而當毒的火星燃炙了他，他將要跳起來，揮動一隻拳頭！——這平靜的海上，會跟着起了風暴。

這一羣——十一個人，聚集在車站上。徹徹徹尾的流浪漢。

我們的口袋里沒有超過兩角錢以上的財富。我們的箱子里，也沒有一點充飢的東西。然而我們要去的地方呢？是遙遠的。從此我們開始了尋求掙扎，……種種我們所得到的法子。譬如橫在目前的，就是一個「車票」的問題。到濟南是要花六塊多錢的，不要緊，發愁才是餓補呢！坐在水門汀台塔上，我們動員了發燙的喉嚨，歌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一會，月台管事人，警察，憲兵，乘客，都來訪問我們了。叫我們告訴他們一點關於那邊的消息。我想——這裏邊也許是有些人，想聽到家鄉的消息吧？他們也許有衰老的爹娘在那邊吧？……後來，他們感動了。跟着我們的話，他們更堅定了抗戰的認識。他們同情我們。他們立刻來幫助我們。結果，一個賣的把一把僅僅一站路的票塞在我的手裏，悄悄說：「上車再說——反正不會推下來！」

以一笑報一笑——我們這一批奇形怪狀的脚色，擁到月台上去了。有的把水壺帶緊緊束着西裝外套，因爲鈕扣全掉淨了。有的嘴脣上長起不相稱的小鬍子，有的皮鞋後跟掉了，變得一走一拐……

「三等車沒地位，就上二等車去！」
那個熱心的，車站服務員又出現了。他招呼着我們像招呼着親熱，而又熟諳的朋友似的。結果，我們擠到一輛飯車的門外。然而那裏是那麼狹窄，人簡直擠起來兩個也容不下。車開了，兩個人就掛在門外的腳踏板上。另外兩個却丟下了，跟我們暫時分開了。

一條路上

偶感之一

海岸上：紅日，古城，大沙灘……一福雄偉的畫景在淡淡的曉霧中展開。

一條平廣的大路從海邊爬上來，穿過古城，直向天邊伸展。路上走着數不清的人。他們都是經過了長久的海上生活，有些同伴不幸在風波中死掉，有些駭破了胆子，有些却鍛鍊得健康，活潑，勇敢，沉着，成了難得的水手。然而他們爲着種種原因在海上會不斷的吵罵，不斷的廝打。

如今，真是謝天謝地！他們拋掉破船，跳上海岸，在一條大路上向着一個共同目標走去。

「我們不要再打罵了！」他們一致的呼叫着。

離開青島，車往膠東的大平原上推進了。一個廚子，同情了我們。他掏出鑰匙，把通到飯車去的門打開。我們分了三個到廚房的外面，過道牆腳下去。坐在那裏，眼前就是窗子。外面還看得見那片綠杏的海，山岩，樹林，洋房，……慢慢展開在天穹下的，就大半是豐稔的田莊了。溪流，而脈一樣，在肥沃的土壤間，到處流着。這是我們祖國的原野，多麼遼闊！多麼廣大！要記着我們這一羣流浪漢，是在怎樣的同情的眼光下走着，走着……可是，這只是一個開頭，還有更遠更遠的路途留在前面呢！

白茫

「過去的冤仇一筆勾銷，大家快快活活的活下去！」

「上帝創造了舊世界，我們要創造新天地！」
綠油油的原野上時常飄蕩着他們的宏大的歌聲。那些調子，有些是歡快的，有些却是非常激昂雄壯的。

隊伍中有一位精神病患者，他是一位老邁的船長，時不時像夢語似的叫道——

「你看，那個又多走了一步！」
「沒關係，不要管他」，一位同伴勸他。
「不過我總有點不放心，這年頭的事情真難說！」

這位精神病患者輕輕的喟嘆一聲，又默默的

走了一陣。

「你看呀，那個人，那個人，」他忽然驚駭的四下張望，大聲叫着，「那個人少走一步，那個人靠大路左邊走，那個人靠大路右邊走……唉，可惡！盡是存心搗鬼，該殺！該殺！讓我去撲滅……」

「朋友，你安靜一點好不好？」同伴傷心的勸道，「大家都向着一個目標，走在一條大路上，因各人體力不同，差一步半步有什麼要緊？」

「我不！我要他們走在我的胳膊底下！」
「那是爲什麼？不要發迷，讓大家自由一點向快快的走吧！」

精神病患者瘋狂的叫道：
「你知道什麼！他們不在我的胳膊底下走，存心看我休息的時候把我丟掉，全是有野心，有背景！」

「你的身體太虛弱，神經也……」
「我一點病也沒有！我的神經比誰的都健全！」

「你不要過于興奮。」他的同伴不耐煩的說，「我問你，在這一條大路上走的人有漢奸沒有？」

「漢奸……我倒沒看見。」精神病患者沉吟着答道。

「好好兒走吧！走在這一條大路上的都是我們的好兄弟，用不着你去猜疑撲滅！」

「我不放心怎麼好？」精神病患者用哭聲說，「讓你的便，只要你不怕被大被拋棄。」

「我，我……」
精神病患者長嘆一聲，又默默的走了起來。

關於學生的救亡問題

雪垠先生：

姚雪垠是不是你的真名？「垠」讀什麼音？有人讀「根」，有人讀「恨」，有人讀「銀」。方塊字真不好。（以下刪去三段）

在第三期的風雨上徐述之先生的論文，（怎樣建立教育界的救亡陣線）雖然說的很透澈，然而仍是一般原則上的。在我們學校裏，有些教育界的落伍者，仍是破壞者，阻礙者。再者，我們的態度若改變，那就是屈服，我們並不「過火」。徐先生說他們因年齡，地位，環境等等關係養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和我們不該把師長們的消極見解看做「生來如此，不可變更」，這些純是為他們辯護。

至於不算奮鬥，我們當然是很願意的。

敬請

M十月一日

撰安！

XXX

M同學：雪垠把你的信轉給我看，我們都很感激你所說的話十分坦白，十分率真。而且，從你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出你對於本刊是認真的，細心的閱讀過。

來信的前半段該由雪垠自己答覆；後半段說到我，雪垠要我作答。我很高興我和這樣坦白，這樣率真的青年友人作筆談。

你批評我那篇文稿「說的很透澈，然而仍

是一般原則的」，這句話，我承認。我不會在開封各校都服務過，因而我不能把每個學校裏的具體情形寫給大家；也不能具體的說明某校內部師生一致的救亡陣線應該怎樣建立起來。

你所在的學校內部情形，我不大明瞭。不過，我也聽說貴校同學對於師長的態度「並不過火」。據你所說，你們對於師長既不「屈服」，亦不「過火」，如果事實的確如此，我很為你們慶幸！

我在那篇文稿中曾經說過：「許多人（教職員）因為年齡的增高，以往所受的教育之不合於今日，社會地位的限制及其他種種原因，養成了「一動不如一靜」的心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你認為這些話「純是為他們辯護」，這真是冤枉了我。我來慢慢向你解釋。

先從年齡方面來解釋：青年人最喜活動；壯年人就不大愛動；老年人簡直懶得動。這不僅是在「身體的動作」上如此，就是在「事業的活動」上也是這樣。這是因為青年人的特點是富於「熱情」，「天真爛漫」，不管遇到什麼事情，都是熱烈的。的幹到壯年時期，熱情漸漸減少了，也不大「天真」了；不論遇到什麼一事業總要在腦子裏打算盤，把「利害」和「得失」看得很重；總要等到盤算好了，纔肯動手去幹。到了老

年時期，更不同了。老年人因為活了五六十歲，碰到的「釘子」也特別多，不論遇着什麼事情，總是畏縮縮縮。所以，世界老文豪蕭伯納先生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一個青年，如果不肯革命，他是世界上罕有的人；一位老頭，如果他們仍然像青年時期那樣的參加革命，他也是世界上罕有的人。」（大意如此）

當然，我和蕭老頭所說的話，「仍是一般原則上的」。世界上確實也有若干老頭子仍然是勇氣十足，事業心雄厚，例如三國演義上的黃忠，去年逝世的魯迅；確實也有若干壯年人仍然保持着以往在青年時期的天真活潑，感情熱烈的特點，例如德國的喀爾，在四五十歲時還時常爬在地下，讓他的小孩子騎在身上，他却裝扮作一疋馬，爬來爬去。但是，像這樣的人，總是少數。

所以，就一般而論，年齡越大，越不大愛動；慢慢的養成了「一動不如一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只有「經常保持着向上精神的少數人」纔不受年齡增長的影響。

有些教職員之所以養成那樣的心理也和他們「以往所受的教育之不適合於今日，社會地位的限制」都有關係。這就是說：人們的見解是和環境有關係的。環境變了，受了環境的「新教育」，他們的見解也會變動。所以我說：不要認為教職員的見解是生來如此，不可變更。關於這個道理不是幾百個字所能解釋清楚的。而且，這封信已經寫得不少了，風雨週刊的篇幅也有限，不便多寫下去。祝好！

徐述之十月十二日

雪垠先生：

在今天民圖日報徐述之先生的文章上，論到關於學生罷課的事情，徐先生的話，我完全贊同。

在這抗戰期中，要絕對避免內部的摩擦，罷課是學生和學校的對立。不是一致對外，自然是內部摩擦。這種無異義的會削弱抗敵的力量。所以我說在這時期罷課是盲動，是幼稚的舉動。

但是主張罷課者有他的主張，有他的理由，有他的背景。第一就是對學校起了懷疑，學校在戰時，不但不實施非常時期教育，反而將教學本于格外加緊，（例如我們的學校，就是這樣）再者，現在教育界也許有一部分不法分子，借罷課為名，實際上是想破壞救國工作。同學們因救亡工作受到了阻礙，所以一時感情衝動，起了以武力對付的手段。這種手段好在沒有實現，否則就糟了。

以武力對付不應該，那就要以和平方式對付之，但是「他們」是不肯允許學生們的要求的，怎麼辦呢？我以為在不損害救亡工作的原則上，儘量努力，不光學生努力，一般輿論界都要為之呼籲，「他們」總會反省的。好在學生的要求只在「被無用之功課，實施戰時教育」這一點上。

這件事情嚴重得很，不可當作小事看，我希望你要為這件事情努力。多發呼籲，給學生們認識清楚時勢環境，促學校當局反省。

姚先生，你看我的意見對嗎？

敬請

撰安！

M 啟十月十二日

我們對於雙十節前後所發生的語言，原想說幾句話。恰巧接到M君這封信，說得很切實。我們把它發表出來。此外，覺得沒有什麼可說的。——編者

給詩歌作者 時序

在前線，我們的勞苦的兄弟們，挺着血肉的身體，冒着敵人的砲火，為守衛我們的領土，為爭取我們民族的自由，為挽救世界的正義，展開了神聖的抗戰的時候，每一個有血性的，不願做奴隸的人，都不能放棄自己應該貢獻給民族的工作；應該繼續不斷的援助我們的抗戰的兄弟；鼓舞他們的情緒，安慰他們的創傷，給他們不論是物質的或精神的熱力，而奪取最後的勝利。

詩歌本是組織大眾的工具；人類精神的糧食。所以，詩歌的作者，在這個時候更應該把握這優越的武器，來發揮詩歌的力量。對這光明反抗黑暗的戰爭，給予嚴肅而熱情的鼓勵和援助。在這樣的場合，詩歌的作者應把詩歌和救亡運動密切的聯繫起來。對於所寫的內容，表現的技巧，以及詩歌運動的推進都應有慎重的注意。

第一：詩的作者再不能把詩做為個人的所有，（即單表現個人）必須交還給大眾。我們要反映大眾的要求，大眾的情感，我們必須把詩的形式變得極通俗，極明朗，極有節奏，這樣，我們的詩才能在廣大的羣衆間發生影響，

而產生偉大的力量。

第二：我們應該多寫積極的內容，引起或激發讀者的同情而發生積極的行動。比如：我們要寫前線的戰事，應該以我們的戰士的英勇的可歌可泣的抗爭為中心，不可只描寫敵人的殘酷的行爲。這並不是說：我們不可寫敵人的殘酷，（要是如此那一定是漢奸的理論）而是說：我們最好從側面暴露敵。因為，正面的單描寫敵人的殘酷，往往影響人們的勇氣的。

第三：我們最好把詩歌寫得可以歌唱，極便於口誦的傳誦，這樣，我們的詩必須是精粹的而不是冗長的；是針針見血的，而不是平緩的。前線的戰士每一顆子彈都要打着敵人，我們的作品應該每一個字句都打動人們的心。當然，這是一個最高的目標，很不容易把握的原則，但，我們應該努力接近牠。

第四：我們要想寫出好的有力的作品，主要的是參加救亡的行動。只有從生活中發掘出的作品，才是好的。現在是一個血淚混合的危難的時代，只有正視現實的作品，是偉大的。

第五：我們不但對修養應特別注重，更應該把我們的詩傳播出去。我們要把詩歌的運動展開，應該利用報章，座談會，朗誦會等等的方法提起大眾對詩歌的興趣，我們的詩歌作者往往有一種謬誤的觀念：就是不肯把他的作品在報上發表。實像詩人列昂德，格波達諾維契却是從壁報文化中學習出來的，他不常把作品投到大的雜誌而願重辛苦的抄到壁報上去，這是他的由正式的雜誌不一定比壁報發生的效力大。

宋慶齡致英國工黨書

救亡文

英國工黨定於十月四日舉行全國大會，討論中日問題。日前該黨派代表來華，調查日本侵略中國情形，並分別訪謁我國要人。當由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親作一函，寄交工黨大會，請其支持中國民族抗戰。茲將該函譯成中文發表如下：

同志：我真感謝貴黨代表給了我機會，使我能够寫信給你們，並且懇請你們對中國抗戰予以了解和積極的支持，中國的抗戰是從被侵略中爭取民族的解放和自由。中國現在處於不僅本國而且是全世界的一個歷史意義最偉大的時期中。中國是正在為她土地的完整和獨立而抗戰。她是正在為她民族的生存而抗戰。

過去三十年中，日本帝國主義者和黷武主義者一塊一塊的割去了中國的土地。我相信你們總還記得一九三一年到三二年間中國的東北四省怎樣被掠奪去了。日本的這種行動是把九國公約和凱洛公約撕得粉碎了。英國政府雖然在上述各約的簽字國之一，可是你們當記得，英國却並不會發聲抗議，以阻止日本的分割中國。在一九三三年到三五年間，日本帝國主義者開始擴展它們統治的勢力於北察哈爾和河北，國聯和各簽約國對這些暴力依然是袖手旁觀。自然，這種態度大大地鼓勵了而且在客觀上還幫助了日本強盜對中國的侵略。

地反抗侵略者強烈的遊擊運動。

日本帝國主義者還不以奴隸東三省和華北的中國人民以及他們的經濟剝削為滿足。他們更深思熟慮的進而破壞中國的文化，並使中國的人民降為愚昧無知的奴隸。我們到處可以看到中國的大學，普通學校和圖書館的殘酷破壞。所有的學校課本都遭修改，課程也刪成最低限度的文化教育而充分灌輸所謂「勞動教育」，主要就是包括了親善日本的工作。同時，中國革命領袖孫逸仙的遺教遭了嚴格的禁絕，一切凡有關中國民族的著作也加禁止。中國的歷史課本都加以改寫和捏造，課程上所列的社會科學統給取消了。還有，中國人在滿州入學的人數須受限制，因此每年每年的減少下去。這樣，日本黷武主義者蓄意徹底破壞有着四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化，不是很明顯嗎？

自然日本帝國主義這種政策只有引起我們的仇恨和抵抗的決心。於是日本政府又要求中國政府壓制反日感情的傳布。多愚笨的要求，誰能壓制一個民族對她的壓迫者的仇恨呢？當然，中國人民對於日本的工農和智識份子並無惡感，他們是受了日本黷武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的欺騙。

過去兩個月來，你們當已看到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蹂躪和屠殺。自炸毀天津南開大學為

始，他們用武力佔領了我們在華北所有的文化機關，於他們沒有用的就一把火燒了去。他們炮擊和轟炸上海和南京大小學校；他們轟炸美國教會的醫院，炸斃了看護醫生和傷兵，爲了恫嚇我們的人民，爲了要把我們擊至「屈膝」，他們濫炸倉皇從戰區逃出的避難婦孺；在城市與和平的村莊中，他們的飛機對無辜的市民，一樣的肆虐。火車輪船，難民撤退的車站——那裏聚集着最窮苦的人們——都成了他們發洩狂暴的目標。他們把國際的法律和道德踐踏淨盡，而證明他們自己是全人類的惡徒。這些都是明白的事實，不是宣傳。在侵入華北各省以後，日本的「皇軍」又挾了殺人的大砲，坦克車，機關槍，毒氣和轟炸機在上海登陸，他們的目标只有一個，就是屠殺中國的兵士，工人和農民，以使日本擴展其軍事統治全部中國。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看來，世間根本沒有條約和公約的。

中華民族像一個人樣的站起來反抗日本侵略者了。在中國全部歷史中，我們從未見過精神，行動和意志這樣的團結一致。四萬萬五千萬的中華民族是必然不會滅亡的。地球上沒有一個力量可以消滅她。所有的各黨各派都一致聯合起來，捐棄了過去的異見，大家集中於對付和擊退日本侵略者一個共同的目标。中國紅軍在朱德將軍的指揮之下，今天已跟中國其他軍隊共同在蔣介石將軍領導之下作戰了。一切內部的衝突已經自動停止，內部意見的分歧，也在外侮威脅之前消滅了。在這個我們所有勢力統一中，結集着我們最偉大的力量。(未完)